

资治通鉴

册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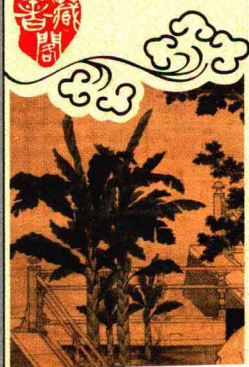
宋·司马光著 潜堂译



90P
印刷工业出版社

◆ 册三 ◆

资治通鉴



宋·司马光◎著 潜堂◎译 ◆

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资治通鉴 / (宋) 司马光著 ; 潜堂译 . — 北京 : 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13.1

(藏书阁)

ISBN 978-7-5142-0767-5

I. ①资… II· ①司… ②潜… III·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编年体②《资治通鉴》—译文 IV· ① 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9301 号

资治通鉴



出版发行：印刷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：100036)

网 址：www.keyin.cn www.pprint.cn

作 址： (www.rzbook.com)

刷：北京威远印刷厂

本：七八七毫米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

张：三十二

数：四百五十千字

次：二〇一三年一月第一版 二〇一三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价：一百九十八圆 (全四册)

晋成帝咸和二年

山头廷尉

庾亮以外戚辅政，首发祸机，国破君危，甯身苟免；卞敦位列方镇，兵粮俱足，朝廷颠覆，坐观胜负；人臣之罪，孰大于此！既不能明正典刑，又以宠禄报之，晋室无政，亦可知矣。任是责者，岂非王导乎！

庾亮认为苏峻拥兵在历阳，早晚会变成祸患，于是便想下诏征他回朝廷。他去询问司徒导，司徒导说：『苏峻为人猜忌难测，一定不肯奉诏，不如暂时先包容他。』庾亮又在上朝的时候提起这事说：『苏峻狼子野心，将来一定会作乱。现在去征召他，即使他不肯服从，由此产生的祸患也不会很深，如果再耽搁一年时间，朝廷便再也控制不住他，将会形成汉景帝时七国之乱那样的局面了。』群臣没有人敢提出异议，唯独光禄大夫卞壺争辩道：『苏峻坐拥强大的军队，逼近京师附近的城邑，他的大军打到京师用不了一上午的时间，历阳与建康之间，不过一江之隔罢了。一旦发生变故，朝廷很容易有闪失，最好还是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。』庾亮不听。卞壺心知庾亮必败，在与温峤的书信中写道：『元规征召苏峻的主意已定，这是国家的大事。苏峻已显露出张狂的姿态，这时征召他，无异于想快点发生祸乱，苏峻一定会将他的毒刺指向朝廷。朝廷的威力虽然还算强盛，但不知道可不可以将他拿下。王公也是这样考虑的，我与庾亮在朝廷上恳切地争论，但却拿他没有办法。原本将足下调出京城打算作为外援，如今却又怨恨足下在外，不能与足下一起向庾亮进谏阻止他，也许只能顺从他了。』于是温峤也给庾亮写了好几封信劝止他，之后朝廷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行，庾亮全不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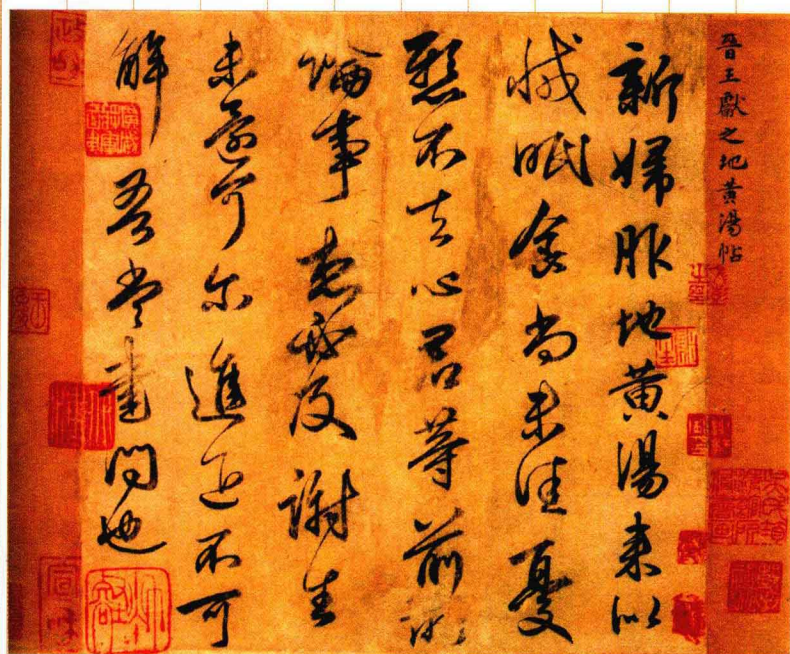
苏峻听说后，派遣司马何仍去对庾亮说：『讨伐贼寇的外任，无论远近，我不敢有半点违抗，至于在朝廷任

职，我实在不能胜任。』庾亮不同意，随后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兼任屯骑校尉，司徒右长史庾冰为吴国内史，全领兵以防备苏峻造反。庾冰是庾亮的弟弟。就这样，朝廷下了一道褒奖的诏书，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，加封为散骑常侍，官位特别晋升，以苏峻的弟弟苏逸代替他统领军队。苏峻随后上表说：『当年明皇帝亲自拉着臣的手，派臣去讨伐北方的胡寇，如今中原还未扫清，臣怎么敢就此安定下来？乞求朝廷将臣安置在青州境内的一处荒郡，使我能为朝廷施展鹰犬一样的功用。』结果苏峻的这道上表又未被批准。苏峻无奈，装束整齐准备去朝廷应召，但心里依旧犹豫不决。参军任让对苏峻说：『将军您请求被安置在一处荒郡而未被同意，这种形势下去朝廷，恐怕没有活路，不如拥兵自守。』阜陵令匡术也劝苏峻谋反，苏峻于是不再回应朝廷的命令。

温峤听说后，随即便想领兵南下守护建康，会稽三郡也想起兵讨伐苏峻。庾亮没有同意，给温峤写信说：『我担心西部边陲甚于担心苏峻，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。』朝廷派使者晓谕苏峻，苏峻说：『台下说我想谋反，那样我还能活吗？我宁肯在山头望着廷尉大牢，不能在廷尉大牢里望着山头。以前国家危如累卵，若不是我，无法渡过危机，如今狡猾的兔子已经死了，抓兔子的猎犬也该被杀掉了。我只能以死去报复这种小人了。』

晋王献之地黄汤帖

东晋·王献之·地黄汤帖



晋简文帝咸安元年

遗臭万年

十一月，癸卯，温自广陵将还姑孰，屯于白石。丁未，诣建康，讽褚太后，请废帝立丞相会稽王昱，并作令草呈之。太后方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云：『外有急奏。』太后出，倚户视奏数行，乃曰：『我本自疑此！』至半，便止，索笔益之曰：『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，感念存没，心焉如割！』

大司马桓温仗着自己的才略、地位和威望，将篡位的理想暗暗存在心中，他曾经躺在床上抚摸着枕头感叹道：『男人即使不能流芳百世，也该遗臭万年！』术士杜炆善于预知人的贵贱，于是桓温便问杜炆自己的爵禄和地位能到什么地步。杜炆说：『明公的行为能感动宇宙，位极人臣。』桓温听罢很不高兴。桓温打算先立功于河朔，收买人心，回来后再接受九锡这种朝廷赐予人臣的最高规格礼遇。但自从他在枋头大败之后，他的威名顿时大减。当他攻克寿春的时候，对参军郗超说：『这场胜利足以一血枋头之耻吗？』郗超说：『还不能。』过了很久，郗超陪桓温过夜，半夜的时候，郗超对桓温说：『明公你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？』桓温说：『卿有话要说吗？』郗超说：『明公您担当天下重任，如今以六十岁的年纪，挫败于一次重要的战争，如果不能再建立一个不世之功，不足以震慑和满足百姓的期盼。』桓温问道：『那么该怎么办呢？』郗超说：『明公如果不做像伊尹、霍光那样废黜皇帝的的事情，无以树立大权威而镇压四海。』桓温一向有这个心思，听到郗超的话后非常赞同。于是便与郗超制订计划。虽然皇帝一向谨慎没有过失，但床第之间的事情却很容易污蔑，于是他们就说：『皇帝早年间身患阳痿，弄臣相龙、计好、朱炆宝等三人在皇帝寝宫内服侍，他们同皇帝的两个美人田氏和孟氏先后生下三个男孩，这几个孩子

一旦被定为储君甚至登上皇位，必将推倒、改变皇室的基础。』他们将这番话暗中散布于民间，当时的百姓们都不能分辨这些话的真假。

晋孝武帝太元七年

投鞭断流

群臣皆出，独留阳平公融，谓之曰：『自古定大事者，不过一二臣而已。今众言纷纷，徒乱人意，吾当与汝决之。』对曰：『今伐晋有三难：天道不顺，一也；晋国无衅，二也；我数战兵疲，民有畏敌之心，三也。群臣言晋不可伐者，皆忠臣也，愿陛下听之。』坚作色曰：『汝亦如此，吾复何望！吾强兵百万，资仗如山；吾虽未为令主，亦非闇劣。乘累捷之势，击垂亡之国，何患不克，岂可复留此残寇，使长为国家之忧哉！』

太元二年（三八二）冬，十月，秦王苻坚在太极殿大会群臣，展开讨论道：『自我建立基业以来，已将近三十年了，四方都差不多被平定，唯有东南方一个小角落，还未感受到王道的教化。如今大略地统计一下我的士卒，可以得到九十七万人，我想亲自统率去征讨他们，怎么样？』秘书监朱彤说道：『陛下恭敬地行使上天的诛罚，一定会有征讨而无战争，晋主若不口衔玉璧投降在您的军门，便会逃亡死在江海之上，陛下带士卒们返回中国，使他们重新回乡务农，然后您回车东巡天下，在泰山向上天报告成功，千载的功绩在此一时啊！』苻坚听罢高兴地说：『这就是我的志愿。』

尚书左仆射权翼说：『当年商纣王无道，只因微子、箕子和比干这三个仁德的大臣还在朝廷，周武王撤回了军队。如今晋虽然微弱，但还没有犯大的过错，况且谢安、桓冲等晋臣又是江北一带的大人物，他们君臣和睦，内外同心，以臣看来，现在还不能打他们的主意。』苻坚听罢沉默很久，说道：『诸君各自都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。』

太子左卫率石越说：『今年木星和土星处在斗宿的方位，说明今年的福德在江东一带，如果讨伐他们，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。况且他们凭借长江天险，人民也为他们所用，恐怕不可以讨伐。』苻坚说：『当年武王伐纣时，太岁星在东方，而且他也违背了占卜的结果。这说明天道深幽高远，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。夫差和孙皓也都曾经据守江东，但他们却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。如今以我大军的人数，每人将手中的鞭子投入江中，都足以使长江断流，他们又有什么天险可以仰仗呢？』石越答道：『陛下刚才所说那三国的君王全都是淫乱暴虐的昏君，所以敌国消灭他们，比从路上捡东西还容易。如今晋虽然无德，但还没有犯什么大的罪过，希望陛下暂且放下军事，积攒钱粮，等待他们自己出现裂痕。』就这样，群臣各发议论，陈述利害，很长时间这件事也没能决定下来。苻坚于是说道：『这就像在路边盖房子，没有建成的那一天了，我应该在心里做出决断了。』

淝水之战

晋孝武帝太元八年

秦兵大败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什七、八。初，秦兵小却，朱序在陈后呼曰：『秦兵败矣！』众遂大奔。序因与张天锡、徐元喜皆来

奔。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及仪服器械、军资珍宝畜产不可胜计，复取寿阳，执其淮南太守郭褒。

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，开始大举入侵东晋。百姓中每十个成年人就选派一人充军，富家子弟有三万多应征骑兵，苻坚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。满朝大臣都不想让苻坚出征，唯独慕容垂、姚萇及富家子弟对此极力赞成。

八月初二，苻坚派阳平公苻融统领张蚝、慕容垂等部下步兵、骑兵共二十五万人充当前锋；派兖州刺史姚萇任龙骧将军，督益、梁州诸军事。

慕容楷、慕容绍对慕容垂说：『秦王骄傲自大已经到了极点，叔父建立复兴燕国的大业，成败就在这一次吧！』慕容垂说：『是的。但除了你们，还有谁能与我共同完成这一件大事呢？』

初八，苻坚从长安出发。九月，苻坚到达项城，凉州的军队才到达咸阳。巴蜀、汉水地区的军队刚沿着长江东下。阳平公苻融等率领的三十万军队，首先到达颍口。这时，秦军声势浩大，东晋京城里人们都感到恐惧。谢玄到谢安住处，向他请示应敌的策略。谢安镇静自若地说：『朝廷已经另有命令。』说完就不作声了。谢玄不敢再问，就让张玄再去请示。谢安于是吩咐备车，到山中别墅里去游玩，亲戚朋友都被邀请到了那里。谢安就与谢玄下围棋，并以豪宅为赌注。谢安棋力平日低于谢玄，这一天，谢玄心中恐惧，只能成为与谢安水平相当的对手，还不能获胜。下完棋，谢安又游山玩水，到深夜才归家。桓冲十分担心京城的安危，就派三千名精锐的士兵回京加强防守。谢安坚决不要，说：『朝廷已经部署好了，军队和武器都不缺少，这部分兵力你们应留着以加强西边防御力量。』

冬季，十月，前秦阳平公苻融等攻打寿阳。十八日，攻克了寿阳，擒获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。苻融任命河南



淝水之战

人郭褒为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攻下了郢城。胡彬听说寿阳被攻陷，就后退到硖石进行守卫，苻融接着进军攻打硖石。前秦卫将军梁成等率领五万兵众驻扎在洛涧，沿淮河布防以遏制东面的部队。谢石、谢玄等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不再前进，惧怕梁成。此时胡彬的粮食差不多耗尽，秘密地派遣使者向谢石报告说：『如今贼寇强盛而我的粮食已经耗尽，恐怕我不能再见到大军了！』前秦人抓住了胡彬，把他送交给阳平公苻融。苻融赶快派使者向前秦王苻坚报告。苻坚就把大队人马留在项城，带领八千轻装骑兵，日夜兼程地赶到寿阳与苻融会合。苻坚派尚书朱序前去劝说谢石等人，说：『我们力量强弱悬殊，你们不如迅速投降。』

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，十分担心，想用不交战的办法来拖垮他的军队。谢琰劝说谢石听从朱序速战速决的建议。十一月，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五千精兵赶赴洛涧，在离洛涧十里远的地方，梁成布阵山涧等待刘牢之。刘牢之直接向前渡河，进攻梁成，结果大败梁成，斩梁成及弋阳太守王咏。刘牢之又分派部队阻断了他们归途上的渡口，前秦的步、骑兵全部崩溃，纷纷逃向淮水，最少有一万五千名士兵死去。刘牢之的部队还俘虏了前秦的扬州刺史王显等人，收缴了他们的兵器和粮草。于是，谢石等各路军队，就从水路陆路继续前进。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观望，看到东晋的军队部署的阵势非常整齐，又远远望见八公山上的树木柴草，都以为是晋国的士兵，苻坚回头对苻融说：『这也是个强大的敌人，怎么说他们力量薄弱呢？』他心中有些失望，开始露出恐惧的神情。

前秦的军队紧靠淝水而列阵，东晋的军队不能够渡河。谢玄派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：『您孤军深入，紧靠水边摆下阵势，这是长期相持的办法，不是想快速作战的样子。如果能把阵势向后稍微移动一下，让东晋军队可以渡河，同前秦军队一战而定胜负，不也是很好的吗？』前秦的将领都说：『我们的军队人多，他们的军队人少，不如就这样阻击他们，使他们不能上岸，可以万无一失。』苻坚说：『只是将部队向后退一点儿，等他们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，

我们用强大的骑兵践踏他们的身躯杀过去，是不可能不胜利的。』苻融也认为这样很好，于是就指挥部队向后退。前秦的军队这样向后一退，就没有办法再停止下来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等人率领军队乘机渡河，向前秦军发起攻击。苻融骑马巡行军阵，想率领正在退却的兵士，不料马摔倒了，他自己也被赶过来的东晋士兵杀死了，前秦军于是全部崩溃。谢玄等人乘胜追赶，一直追到青冈。前秦军被打得大败，自己人互相践踏而死，尸体布满田野，堵塞河流。那些逃走的兵士听到风吹和鹤叫的声音，都以为是东晋军队就要追来了，白天黑夜都不敢停下来休息，也不敢走大路，只在人迹罕至的草丛中逃走，走倦了就在露天底下睡一下，加上饥饿和寒冷，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七八。当初，前秦军队稍微后退时，朱序在军阵后面大声地喊：『前秦军队失败了！』兵士们就争着向后逃跑。朱序趁此之机和张天锡、徐元喜投靠到东晋军营中来。东晋军还截获了前秦王苻坚所坐的云母车，又夺取了寿阳，抓获前秦淮南太守郭褒。苻坚中了流箭，只身匹马逃到淮河以北，饥饿难耐，有的百姓给他送来了盛在壶里的泡饭、猪肉，苻坚吃了下去，赏赐给他们十匹布帛，十斤棉。

这时，前秦的各路军队全都溃散，唯独慕容垂所率领的三万人全部保存下来，苻坚带领骑兵一千多人赶到他那里去。慕容垂的大儿子慕容宝对慕容垂说：『现在前秦君主的军队已经失败，投奔到我们这里，这是上天赐予我们机会来恢复燕国皇位，这个机会是不可以失去的，希望您不要因他对我们的微小恩惠，而忘记了复兴燕国的重大责任！』慕容垂说：『你说得不错。然而他用诚心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去害他呢？不如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，慢慢等待前秦出现裂痕时，再想办法复兴燕国。这样，既不违反本来的心意，而且可以凭道义获得天下。』奋威将军慕容德说：『兄长为什么在能够得到时却不去夺取，而抛弃数万人的军队交给别人呢？』慕容垂说：『我往日不能被太傅所容纳，无处安身，逃到了秦国。秦国君主把我当国中少有的人才看待，恩惠礼遇都很周到。后来我又被王

猛所陷害，无法表达自己的清白，只有秦国君主能了解我，这种恩德，如何能够忘记呢？如果氏族的国运必定穷尽，我将招来聚集函谷关以东的民众，恢复祖先的基业，函谷关以西地区当不会归我所有。』冠军行参军赵秋说：『明公应当继承、恢复燕国的基业，已经记录在图录讖文中；现在上天给予的时机已经来临，还要再等到什么时候？如果杀掉秦国君主，占据邺城，擂起战鼓西行，三秦之地也就不会归苻氏所有了！』慕容垂的亲信党羽大多都劝他杀掉苻坚，慕容垂一概没有听从，命令把军队交给苻坚。

谢安接到了驿站传递的书信，知道前秦的军队已经失败，当时他正与客人下围棋，就把信放到了床上，一点儿也没有高兴的样子，继续下棋。客人问他是什么事，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：『孩子们已经攻破了寇贼。』下完棋以后，他返回屋里，过门槛时，高兴得竟然连屐齿被折断都没有发觉。

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

拓跋珪迁都制礼乐

皆曰：『周、秦以前，皆自诸侯升为天子，因以其国为天下号。汉氏以来，皆无尺土之资。我国家百世相承，开基代北，遂抚有方夏，今宜以代为号。』黄门侍郎崔宏曰：『昔商人无常厥居，故两称殷、商；代虽旧邦，其命惟新，登国之牧，已更曰魏。夫魏者，大名，神州之上国民，宣称魏如故。』

正月，贺兰部在牛川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）东大会诸部，拓跋珪即代王位，称登国元年。二月，迁居盛乐，重

建代国。四月改国号为魏。这是北魏的开始。

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（三八五），拓跋珪的叔伯曾祖拓跋纥罗和他的弟弟拓跋建，以及各部大人，共同请贺讷推举拓跋珪为首领。第二年正月初六，拓跋珪在牛川召集各部落，登上代王位，改年号为登国。二月，代王拓跋珪迁到定襄的盛乐城，致力于农业，使民众得到休整，国内的人都爱戴他。三月，匈奴部落首领刘显从善无向南迁到马邑，他的同族人刘奴真率领所属部众向代国请求归降。四月，拓跋珪改称魏王，北魏政权正式建立。一天，魏王拓跋珪向东前往陵石，护佛侯部落首领侯辰、乙佛部落首领代题都叛逃。各将领请求追赶，拓跋珪说：『侯辰等人世代效力，有了罪过应该姑且容忍他们。如今国家刚开始创立，人心不统一，愚昧的人本来会进退无常，不值得追赶他们！』七月初十，魏王拓跋珪返回盛乐，代题又率领部众前来归降，过了十多天，又去投靠刘显。拓跋珪命令他

东晋·鲜卑族的黑陶皮囊壶



的孙子倍斤接管他统领部众。刘显的弟弟刘肺泥率领部众归降魏国。

晋安帝隆安二年（三九八），六月十六日，魏王拓跋珪命令大臣们讨论用什么国号。大家都说：『周朝与秦朝以前，天子都是由诸侯升位的，他们都是用他们原来诸侯国的国号作为天下的国号。』

『汉代以后，夺取天下的人都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资本。我们国家百代以来，子孙相承，在代郡以北的地方开创基业，于是才夺取了大片土地，所以，现在应该用「代」做我们的国号。』

黄门侍郎崔宏说：『过去，商朝政权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，所以，便有殷、商这两种称呼。代郡那一带虽然是个古老的国

宠、接受治理天下的使命却还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，登国初年，已经把国名更改为魏。魏，是一个含有美好伟大之意的名称，也曾经是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因此，应该像过去一样称为魏。』拓跋珪依从了他的意见。

七月，魏王拓跋珪迁都到平城，开始建造宫室，建立宗庙，设立土神谷神祭坛。宗庙一年五次祭祀，时间为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、腊日。

八月，魏王拓跋珪命令有关官员划定京郊范围，指明道路里程，确定轻重度量标准，派使者到郡国巡视，揭发不守法度的郡守县令，亲自考查，加以处理。

二十三日，魏王拓跋珪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定官制、协调宫廷音乐，仪曹郎清河人董谧制定礼仪，三公郎王德制定法律条令，太史令晁崇考察天象，吏部尚书崔宏管理这些事情，并加以裁断，作为永久的制度。邓渊是邓羌的孙子。

十二月，初二，魏王拓跋珪登上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天兴。命令在朝人士都把头发扎起来戴上帽子。追尊远祖拓跋毛以下二十七人都称为皇帝；给六世祖拓跋力微谥号为神元皇帝，庙号为始祖；祖父拓跋什翼犍谥号为昭成皇帝，庙号为高祖；父亲拓跋寔谥号为献明皇帝。北魏开始依照汉族的古代制度，订立祭祀上天和宗庙的礼乐制度，又采用崔宏的建议，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，以士德而称王。把六州二十二个郡的郡守县令、豪强两千家迁到代都，东到代郡，西到善无，南到阴馆，北到参合，都作为京郊地区，其外的四方、四维设立八部帅来管辖。

晋·陶女俑



晋安帝元兴三年

刘裕讨伐桓玄

玄性苛细，好自矜伐。主者奏事，或一字不体，或片辞之谬，必加纠擿，以示聪明。尚书答诏误书『春蒐』为『春蒐』，自左丞王纳之以下，凡所关署，皆被降黜。或手注直官，或自用令史，诏令纷纭，有司奉答不暇，而纪纲不治，奏案停积，不能知也。又性好游畋，或一日数出。迁居东宫，更缮宫室，土木并兴，督迫严促，朝野骚然，思乱者众。

二月，北府兵将领刘裕等人，互相联合起来，计划起兵讨伐桓玄。

刘裕的弟弟刘道规此时正担任青州刺史桓弘的中兵参军，刘裕派刘毅到长江以北与刘道规和孟昶会合，一起杀掉桓弘，占据广陵。诸葛长民此时任刁逵的参军，刘裕命诸葛长民杀掉刁逵，占领历阳；王先德、辛扈兴、童厚之在建康，刘裕命他们聚集部众攻击桓玄，作为内应，约好时间，同时发动进攻。

刘裕问何无忌说：『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，你看谁比较合适呢？』何无忌说：『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。』刘道民是东莞人刘穆之的别名。刘裕说：『我也认识他。』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请他来任职。刘穆之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，因此一大早就起来，来到路边打听张望，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。刘穆之看信后，两眼向前直视，一句话不说，这样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，才转身回家，把一件布衣服撕破，改成裤子，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。刘裕说：『我们刚刚举起大旗，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战斗，一切从头开始，困难很多，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，你说谁最合适做这种工作？』刘穆之说：『您的政权刚开始建立，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

学才行，在目前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下，恐怕没有比我强的人了。』刘裕高兴地说：『你能亲自担当这个职务，那么，我们的事一定能够成功。』于是马上任命刘穆之做主簿。

孟昶在广陵，这天他劝说青州刺史桓弘出去打猎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便打开州府的大门，放猎人们出去。孟昶与刘毅、刘道规率领几十个精壮的士兵乘机直接闯进州府，见桓弘正在喝粥，便立即把他杀了，于是召集部众渡过长江。刘裕又派刘毅去把刁弘杀了。

在此之前，刘裕派同党周安穆到建康去向刘迈报告，刘迈敷衍答应一同反叛，但是心中却非常害怕。周安穆见此情景，担心事情泄露，于是飞马跑了回去。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，刘迈想快点到任。当天晚上，桓玄写信给刘迈说：『北府那边人们的情况怎么样？你最近看见刘裕，说了些什么？』刘迈以为桓玄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计划，早晨起来，便把刘裕等人准备谋反的事向桓玄做了禀报。桓玄一听，大吃一惊，马上册封刘迈为重安侯。后来又恨刘迈没有抓住周安穆，让他逃了，于是把刘迈杀掉了。然后他又把王元德、辛扈兴、童厚之等人全都杀了。

众人推选刘裕为盟主，总领徐州事务，刘裕派孟昶任长史，守卫京口，檀凭之任司马。彭城人应招募而来的人，刘裕都派郡主簿刘钟统领他们。二十九日，刘裕率领二州的部众一千七百人，驻守在竹里，向远近传送檄文，声称益州刺史毛璩已经平定荆楚，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在寻阳复位，镇北参军王元德等人同率部众驻守石头城，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已经占领历阳。

桓玄迁回上官，召集侍从官员都住进宫中。加授扬州刺史新野王桓谦为征讨都督，委派殷仲文担任徐、兖二州刺史。桓谦等人请求立即派军队攻打刘裕。桓玄说：『他们的军队十分精锐，自知万死一生，势必拼命死战，我们如果有失误，待他们的气候形成，我们的大事就完了，不如把大军驻守在覆舟山来等待他们。他们白白地行走二百